

汪明輝 大學裡的原住民教授

汪明輝 大学での原住民教授

WANG Ming-huey, an Aboriginal Professor in College

採訪 芝苑·阿仁·Abiang 文稿整理 Abiang

圖片提供 芝苑·阿仁·Abiang

●汪明輝小檔案

族別：鄒族、1959年生

學歷：阿里山鄉樂野國小→輔仁中學山地班→民雄高中
→師大地理系（學碩博）

經歷：台南縣南化國中實習教師→台南縣南化國中地理教師
→師大附中地理教師→師大地理系助教→講師→副教授

開課：台灣原住民社會發展、社會地理專題研究、世界地理、
社會地理、族群地理探討、原住民社會地理等。

◆難忘初中山地班的受教育歲月

走進師範大學，校舍的迴廊拱圈在炎熱的午後沁出一番清涼，搭了電梯，走出迂迴的走廊，我們今天要拜訪的就是目前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的汪明輝老師。

汪老師研究室一開門的大方桌上整齊的放了好幾本原住民書，老師說那是剛從日本帶回來，拿出來曬一曬。和悅的光線，乾淨清爽的空間，好似汪老師令人舒服的氣質，帥氣挺拔的臉孔是鄒族人特有的，就讓大家來認識迷人的汪老師吧。

汪老師從小生長於阿里山的鄒族部落，

傳統的文化涵養出他的部落氣息，考初中時，因為當時部落的一般教育體制與學習環境難以與學生競爭，於是選擇就讀嘉義市的輔仁中學山地班。（輔仁這個學校是嘉義非常有名的天主教教會學校，只收男生，嘉義另有一天主教會女校，宏仁女中。當時受德國天主教神父的鼓勵與扶助，一共收有14屆的初中山地班學生，主要是以鄒族學生最多，汪老師是第12屆，後因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且受融合教育觀念影響，該校不再單獨招收山地班學生，原住民學生改以融入各班跟平地人一起上課。）

汪老師回憶在山地班學習的學校生活，感觸非常多，雖然同是輔仁中學的學生，但山地班是集中在不同的空間，學校每年一共有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班，山地班叫勇班，汪老師開玩笑的說是「番勇」的意思！因為山地班學校採取集體生活的方式，讓家有規律的作息（每天早上6點半起床、晚上九點半熄燈就寢）與學習，集體住宿的原住民他



◀汪明輝教授

們通常也只有放長假才有機會回部落，許多的原住民學生聚在一起，反而讓大家可以互解思鄉之情，並學習獨立且能相濡以沫互相照應。除此之外，山地班的學習雖然在一般課業上沒有好的成績，但該班許多的同學往往在音樂、體育等科目有亮眼的表現，經常代表學校出外比賽，令全校師生刮目相看，這變成是勇班山地班的光榮傳統！

◆走向教育路的意外人生

汪老師覺得這是屬於原住民的集中教學模式，讓山地班等於是一個獨立的學習單位，意外讓山地班的學生較不易自暴自棄，讓原住民的文化在平地社會有一絲喘息的空間，原住民的特色得以傳承。

因為入學那一年，負責山地班的神父在申報學籍上有疏漏，他們全班被迫自動留級，初中一共唸了四年！汪老師回想起來笑笑的說：我們山地人還真乖，發生這種事，居然沒有一個家長到學校抗議。初中唸四年，讓汪老師有更多的時間充實自己，基礎打得不錯，

最後更以山地班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畢業，並考取嘉義師專和嘉義縣立民雄高中。

本來他會唸嘉義師專的，沒想到在這個時候家中的經濟支柱父親（當國小老師）過世了，媽媽帶著五個小孩搬回部落重新生活。老師輾轉收到嘉義師專的錄取通知時，已經錯過報到機會了。

離開山地班進入嘉義民雄高中就讀，有公費補助，但家庭經濟壓力，使得他無心於課業上，下定決心墮落花光公費，並向導師提出學期結束休學工作的念頭，老師在得知情況後勸勉一番。汪老師就也猜想平地老師不會知道山上學生的困難，沒想到班導師竟然發動學校募捐，專款資助他唸書，他因此大受感動而不好意思休學，並更加努力的學習。幸好初中念四年，基礎打得不錯，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績畢業，並加分考取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當時是民雄高中第一個考上國立師範大學的。最後，一路順利的唸完師大地理系碩博士班，並留校任教。



汪明輝教授與本刊採訪記者
Abiang在研究室合照

◆在百浪學校裡作育英才

汪老師一路走來的求學歷程，並在教學上豐富的資歷，他曾經擔任過國、高中的地理老師，但他認為在國高中的環境去教授地理有很大的侷限性，尤其以一個原住民身份的老師去教中國地理，最讓他覺得本末倒置，他才發憤唸完研究所，往大學的領域去爭取任教機會。

目前已是副教授的他在學校開設社會地理、台灣原住民社會地理、族群地理研討等課程，企圖建構一個屬於原住民自身的知識體系，無論是論文、教學或是原住民運動，汪老師投注的心力更是值得激賞。

◆同理大專生處境，指導原住民文化研究社團

對於師範大學的原住民大專學生，汪老師有一番的同情與感念，他看到許多原住民學生因為加分制度入學，面臨許多課業上或是生活上的不適應，因而放棄自己，他認為這很大的原因必須歸咎整個國家政府與社會把原住民當成是一般人，有了加分的優惠制度，卻沒有配套的措施。汪老師說，主流教育應該把原住民

看做是外國人，而不是加以同化、融合，原住民的本質有其獨特性，因此不應該視為一同。

汪老師在師大特別擔任原住民研究社的指導老師，他的成長經驗和原住民身份，使他能充分同理瞭解原住民學生面臨高等教育的困境，所以希望透過社團使得許多學生能得到心靈或是實質上的撫慰與幫助，他認為原住民社團的主旨在於自我尋根、自我學習與認定，而不是服務。

另外，對於民族學院的發展，汪老師也非常的關注與相當的期待。最後他仍然期望台灣的教育體制對於原住民能有更多的包容與珍惜，因為本身的學習與教學經驗使得他體會到原住民學生在學習中的苦悶與焦慮，更瞭解原住民文化在面臨一般教育的矛盾，汪老師說：「如果整個社會沒辦法改變結構，那麼再怎麼改變學生也是沒有用的。」我們看出汪老師對於原住民教育的熱情與用心，也期盼台灣社會能更珍視多元文化的存在與延續。